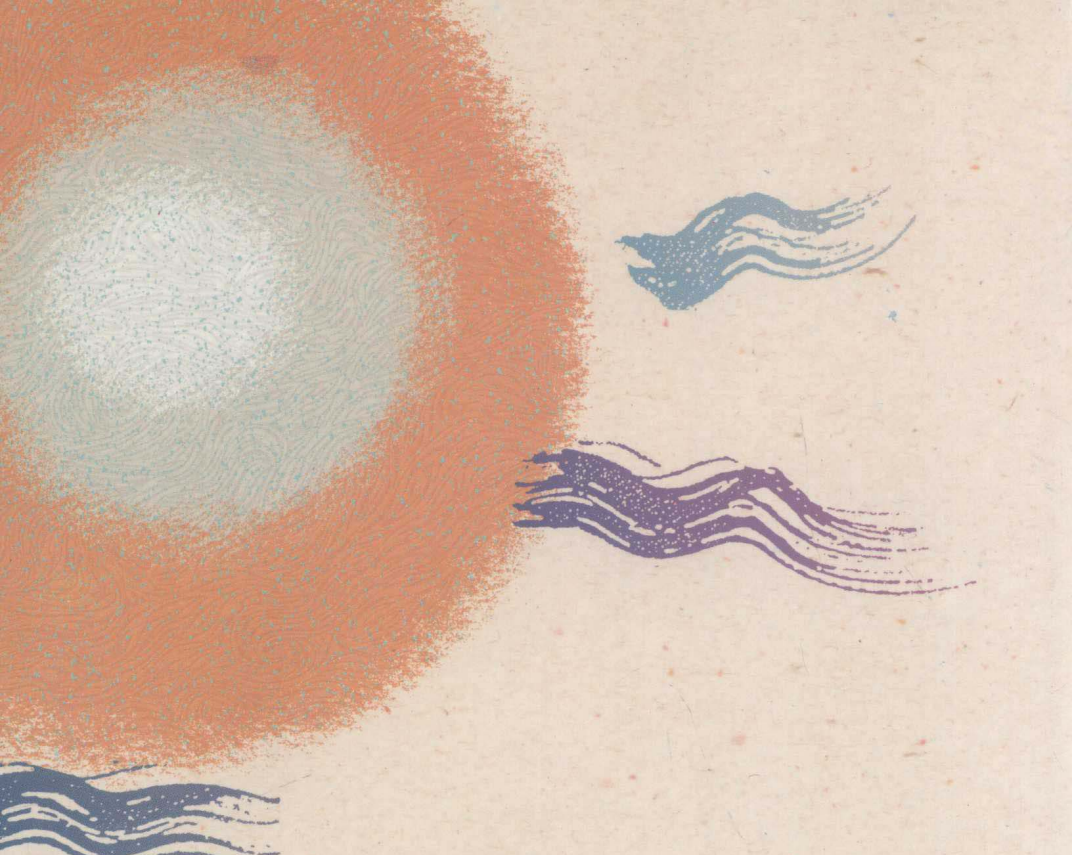




張寧靜 著

趕路的太陽

趕路的太陽

趕路的太陽 / 張寧靜著. -- 初版. -- 臺北市
：漢藝色研出版；[臺北縣]中和市：三友總
經銷，民80
面：公分. -- (散文集合；4)
ISBN 957-622-080-7(平裝)

855

8000028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散文集合04●

ISBN-957-622-080-7

趕路的太陽

作 者／張寧靜

發行人／程顯顯

總 監／林蔚穎

總 策 劃／顏崑陽

責任編輯／呂月玉

編 審／張榮森

美術編輯／高惠玲

出 版 者／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製 作 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 話／(02)7031828 7057118

傳 真／(02)7024333

劃撥帳號／0788033-5

印 刷／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02)9868421 9811187

總 經 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 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 話／(02)2405600 2405707 2482395

傳 真／(02)2409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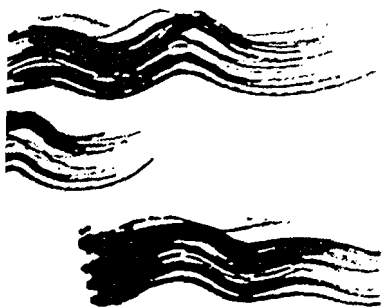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初 版／中華民國80年3月

定 價／新台幣 130 元

趕路的太陽

張寧靜 著



自序

寫這篇序時，我的疲倦還未恢復，大約十個小時之前，我才從醫院回家，住院的理由是鼻子輕微流血不止，醫生就為這個不大的理由留置我數天，把我從頭到腳的看了一個清楚，而最後的結果還是不知病因，醫生在沒有結果時，囑我不要勞累，勞累可能就是我的病因了：想想，似乎也是。我像絕大多數人一樣，有一份職業，但我不像絕大多數人一樣，我喜歡勞動，尤其喜歡旅行。我的家裡有錄影機已十幾年了，從最原始只有幾個按鈕的，數易其機已到了有一百多個按鈕的複雜機型，可是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它的總開關是哪一個，我把我能利用的時間都花在寫作上了——而寫作，是很勞累的——這本書取名《趕路的太陽》，多少是因為我也像太陽那樣的趕路。

有人說，人生是單程道，沒有一時一刻不在趕路，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只是每人的路不同，所趕的方向也不一定相同，路上所見的花朵，當然也就很不相同了。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在我的路上，沒有大風大浪的考驗，也沒有叫人興奮落淚的高潮，有的，只是些溫馨或帶着些微悲愴的人生小事，我常常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館中，用小筆記簡略記下當時的感覺，當然，我在巴黎的咖啡店中所記的最多，有時我是他們最後出門的一個客人。

我不是天才型的作家，他們有才華，有充沛的靈感，而我什麼都沒有，我有的是，就是我在我的路上所見的那些花朵，它們曾經感動我，日後又叫我有一個溫馨的回憶，我的寫作動機大都是那麼來的，〈樓下的月色〉、〈趕路的太陽〉、〈維多利亞海峽的燈影〉……，都是如此；有時候也是我自己的縮影，〈不愛唱歌的人〉、〈走過激流〉、〈黃河上的家〉等等，儘管我的生活並不是十分甜美，但我相信，我在我的路上所看見的花，都是最美的，都是值得留下紀錄的，我就那麼做了，但我覺得最好的讚美還是不着痕跡的，有時候我做到了，有時候我

做不到，就像那次我在去德國的火車上，在我的對面坐了一個很美很美的女人，美得我無法形容，我以我所能給她最大的欣羨態度凝望着她，很可能凝望的次數太多了，她發覺了，但她一點愠意也沒有。我覺得對美的讚美，是正當的，也不必畏懼，只是她了解嗎？答案竟是肯定的，因為她下車時，望着我說：「謝謝！」

她非但不覺得我失禮，而且非常大方的接受我所有投注她欣羨與讚美的眼光，我們擦肩而過，沒有一句交談，而竟然彼此了解，這種快樂是不可言喻的，從此，我也悟出不着痕跡的讚美是受歡迎的，在我所趕的路上，處處可看到我對世界的讚美、對人的讚美，我不是沒有眼淚的人，但是我還是認為我在路上所見的花朶，都是美麗的，以後也是如此。我愛這個世界，愛我自己，愛我在路上所遇與未遇的每一個人，我希望你們也像我在火車上所遇的那位美麗小姐一樣，我們在人的靈性裡相遇，你們不須說「謝謝」，了解我就好了。

《趕路的太陽》之能出版，也是緣起於許多的知遇，我對所有幫助我的人致

上無垠謝意；而在病後的疲倦中，書是使我痊癒的動力，我更要對幫助我的人致上我的深深敬意。

張寧都

一九九〇・十二・十八・巴黎

自序

2

花的語言

8

未飲的咖啡

14

樓下的月色

26

銅錢旅行

36

告別海岸

46

冬天的海灣

58

天晚夜投宿

68

趕路的太陽

80

維多利亞海峽的燈影

90

不愛唱歌的人

102

走過激流	110
紅泥小茶壺	122
布狗熊的童年	134
哈密瓜	138
南瓜田裡的家	160
黃河上的家	164
舊片重演	168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180
眼 淚	192
浮在燈光上的小屋	196
大湖之春	206
髮	218

花的語言

住在我屋子後面另一個獨院裡的，是一個孤獨的母親和兩個荏苒年華的女兒，我在巴黎的第一個家，後窗就對着她們。

「碰！」我聽見窗子響的聲音，我趕快從我的窗子裡探出頭去，看見孤獨的母親正用手拍着她的窗子，她故意用這種方法引起我的注意。

待我把頭探出了，她用手指指我的樓下，我一看，原來是她的兩個漂亮女兒，端了一大盆花，看來是要叫我開門似的，但她們卻沒按門鈴，因為我的屋子前門才有門鈴，後門沒有，若要叫她們抬着花從前門進來，那要繞一個大圈子，所以我「登登登」的趕快下樓，從後門把她們迎進。

「謝謝你。」她們說。

「謝我做什麼？」我問。她們送我的是一大盆的花，有玫瑰，有鬱金香，更多的是我叫不出名字來的花，非但多，而且好看。

「謝謝你爲我們打開後門。」其中一個說。

我好像墜入一片迷離的世界裡，登時不知道怎樣回答；我替她們打開後門，只是不想她們抬着那麼重的花跟那麼大的花盆走遠路而已，難道打開後門也有學問？

兩個漂亮女兒看見我呆在那裡，她們微微笑了，知道我這個外國人，初履法國土地，還有很多事情要學，她們跟我輕輕的擁抱、吻別，我感謝她們的贈花，說的盡是一些禮貌的話，但其中一個在跟我吻別的時候說：「張先生，你下午有空嗎？下午請來我家，我們請你吃下午茶，四點鐘如何？」

我當然不願拒絕她們的美意，何況我真的有點事情想向她們請教，所以我很準時去了，不過我總認爲從我家到她家只有幾步路程，何況「隔窗相聞」呢！我未曾怎麼修飾自己的衣著，也未曾注意手上的禮物，等我按鈴，等我看見開門相

見的母親和她兩個漂亮女兒都打扮得像參加國宴似的隆重時，我才知道我錯了，但後悔也來不及了，只好硬着頭皮走進去。

「張先生，你喜歡茶還是咖啡？」大女兒問。

「要再加一塊方糖嗎？」小女兒問。

「讓張先生自己來，」還是母親比較穩重：「法國人說，我鄉到汝鄉，別客氣，也別見外。」

我打量她們的家，雖然我覺得她們三個人住在這幢大屋子裡，顯得有點空洞，但是整幢屋子很溫馨，有精緻的裝潢和極藝術的氣氛，當然，法國人喜歡的花，自也到處都是，書桌、餐廳、客廳的桌上几上地氈上，都有不少，盛粧的母女當然更像花，美得不得了，但我仔細觀察，總覺得她們的態度有點不泰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法文不佳，或者我是外國人的關係。

一定有什麼原因，只是我不知道罷了。

我初履法國土地，我必須把鄰居關係搞好，我知道我一定在某一方面得罪那

位孤獨的母親了，因為她已很久沒有拍她的窗了，而在「下午茶」之前，她是常常拍的，那似乎已是她跟我連絡的訊號。

剛好，我看見她的小女兒在我的窗子前面出現，她孤獨一人，在小巷中望這望那。

「凱麗兒，」我叫住她：「高中會考怎麼樣？」

「通過了，」她說：「我為這個事情很興奮，正想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在法國，高中會考及格是一件大事，嚴重性比咱們的聯考還重要，所以值得慶祝，但我想起了她母親，那個很有禮教很有風度的孤獨母親，她近來有些怪怪的。

「你母親好像生我的氣呢！為什麼？」我問。

「因為你不送她花呀！」凱麗兒說。

沒有送她花就生氣嗎？花那麼重要嗎？我又墜入五里霧中，但我實在想不起我沒遷就法國人的地方啊！「難道你不想融入法國人的生活？」

爲了彌補我對法國風俗的孤陋寡聞，凱麗兒告訴我：如果我再法國人的家庭飲下午茶，一定要帶一枝或兩枝玫瑰花——一枝，表示我很喜歡你們，我也會請你們飲下午茶；如是兩枝，就是我在加倍喜歡你們，但恐怕我沒有時間請你們飲茶了。因此，我應該在那一天送花給她——爲什麼我要送花給她？

「就是那天下午茶的時候呀！」凱麗兒看我轉不過彎兒來，只好自行替我解答了：「咱們的風俗，你去飲下午茶的時候，不能不帶花呀！」

哦，原來如此！我笑了。

「你是外國人，我媽媽並沒有真的生氣，」凱麗兒接着說：「她氣的是你不打聽法國風俗，不入鄉隨俗，因而你必須很抱歉。」

「而你一枝未帶，媽媽自然不樂了。」凱麗兒說。

「若帶一大把呢？」我問

「什麼意義也沒有，給情人，也以一枝爲佳。」

「那麼，你喜歡我送你一枝嗎？」我說。凱麗兒笑起來了，她笑起來的時候

更漂亮。

我怎麼也沒有料到，花除了是一種燦爛的春天代表外，還是一種人間的訊號，它的「語言」還那麼多呢！後來凱麗兒還告訴我，她們把一大盆花由後院抬給我，也是一種「語言」，只有好鄰居才那麼和諧的，如果從前門抬進來就不代表什麼了。

不管我喜不喜歡玫瑰，不管我喜不喜歡花，也不管我怎樣對待花，從我的窗子裡望出去，都是一片璀璨的花朵，它們把庭園裝飾得那麼美麗，那些花在這片土地上，也許只會說這片土地的語言，我若要愛它，就得先懂它的語言，凱麗兒說那是風俗，我想，她是對的。

「你送一朵玫瑰花給葛麗格媽媽？你不是太小器嗎？」一個新到不久的朋友問我：「你愈來愈猶太了！」

我笑笑，不是我猶太，是他還不懂得花，有一天他也會像我一樣「小器」的！

未飲的咖啡

我很喜歡咖啡，雖沒有到入迷的程度，但閒來時飲上一杯，頗覺精神爽朗，何況它的味道還有一股又苦又澀的濃郁芳香呢！

法國人喝咖啡，沒有義大利人那麼複雜，在義大利的咖啡館裡，起碼可以叫出十幾種名字，像 Espresso、Mocha……，甚至也可以叫一杯「白咖啡」，那是咖啡加牛奶，還可以叫帶泡沫或是不帶泡沫的，法國人似乎只有兩種咖啡，一種是黑咖啡，另一種是咖啡加奶，如果人是牛皮肚量，了不起叫一杯「都不勒」，那是大杯的意思。

初到法國的時候，對法國的咖啡很不了解，淺淺的一小盞，比咱們的酒杯大不了多少，只一口就差不多了。後來才知道法國人飲咖啡的方式，比咱們飲酒還

斯文多了，他們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啜，似乎那杯咖啡不是給人飲的，而是「啜」的，但不久我就知道爲什麼要那麼做了，因爲他們的咖啡太濃，像咱們飲酒方法一口一杯的下肚腸，很可能會醉着離開咖啡館。

法國人不在咖啡的種類上下功夫，卻把咖啡做得那麼濃，想必是有原因的吧！有一次，一個法國作家告訴我，他們把咖啡做得那麼濃，是因先要品出咖啡的苦，才能得到咖啡的甘，我想他的話有幾分道理。咱們中國人也說「先苦後甘」；只是他又說，苦到極致，甘才芬芳。我想，他們把中國做人的哲理都放在咖啡裡了，咱們不是有「吃得苦中苦」嗎？但我想，法國人不在咖啡種類上下功夫，可能是因爲懶。因爲法國人是一個懶惰的民族，他們寧可把頭腦花在製造酒上，花在製造香水上。咖啡嗎？有一杯黑咖啡就夠了，很多法國人終身就只喝過這麼一種咖啡，他們連他們已有的咖啡加牛奶也不屑嚐試，因爲這是給小孩子喝的。但他們做小孩子的時候已經扮大人扮得十分像了，以致連法國的小孩也不屑喝咖啡加牛奶的。